

孟子卷三卷四

城刻

新四書白話解說

上海書業公司印行
唐駝署

新註孟子白話解說

山東歷城童子江希張註

公孫丑上

復扶
又反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解字

公孫丑是孟子的學生。當路是當道。在掌權柄的地位。管仲是齊大夫。名叫夷吾。相桓公。霸諸侯。的復是再許。是期望著呢。

解公孫丑問孟子說。假若是夫子當着要路於齊。國裡管仲晏子的功業。可以再望做得到的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解字

見前孟子說。你誠然是齊國的人。呢。知到本國

變子
六反

的管仲晏子就完了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

輒音
拂又

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蹵然不悅。

音勃
音並

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音增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解曾西是曾子的孫子。

子路是孔子的弟子。仲由的字。蹵是心裡不安的樣。曾子是說的曾子。輒是發怒的顏色。烈是光耀。

解當初有人問曾西說。你合子路誰好呢。曾西心裡不安的。樣子說。我先祖所敬畏的。我怎得上。那人說。這樣你合管

子為去聲

與平聲

王去聲

猶通

易去聲

同與平聲

朝音

潮音

又音

輔

仲誰好呢。曾西發怒變了顏色，不歡喜，說：「你怎麼拿我比到管仲？管仲得君的信任，像那樣專一，法行國裡的事，的那樣四十多年的長久，法功勳光烈，反到那樣卑小，法你怎麼就比我於這管仲呢？」

曰：管

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解

願是

解

孟子說：管仲曾西所望，不肯為的，你反到為

我望着他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

為與？」

解

字

解

公孫丑說：管仲輔相着他的君，霸諸侯，晏子輔相着他的君，揚名各國，管仲、晏子的事業還不足以作為嗎？」

曰：以齊王

由反手也。」

解

字

解

孟子說：我拿着教齊王天下，就像反過手來的容易呢。」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

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

然後大行，今易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解

滋是更加上一層的，意思是：百年是說的成

數，文王活了九十七歲，崩是天子死了，治是偏的意思，周公是文王的四子。」

解

公孫丑說：像這樣弟子的疑惑就更甚了，且說拿天王的德行，百十年來纔死的，還未有偏於天下，武王周公接續着，然後纔大行，開現今夫

子說：王天下像容易得這樣，樣就是文王亦不足為法嗎？」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

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

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

相之
去
猶
方
聲
猶
由
通

磁
音
茲

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武丁是商朝中興的君殷是盤

庚遷殷改的國號故家是舊世家流風是流行的風化微子是紂的庶兄微仲是微子的弟孔子的先祖比干是紂的叔父箕子是紂的宗室膠鬲是紂的臣輔相是幫助的意思當得起呢自從成湯到了武丁賢聖的君六七個興起的天下歸服殷朝很久了。久了就難以改變武丁朝諸侯中興天下就像拿着運到于手掌上呢紂離武丁未有多多年那舊家留下的好習俗前賢流行的好風化先王的善政事還有存在的。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是此有才德之人相與同心輔相着他所以紂日久以後纔失了天下呢那時一尺的土地沒有不是他的一個人沒有不是他的臣民這樣文王還能從百里的小國興起來所以難呢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智慧是聰明
鎡基是鋤

齊人有句話說就是有智慧不如趁個可為之勢就是有田器不如等着鋤地時候現今這時勢就容易王天下像反手的樣



鋤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

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解字 地是王畿內的節。夏后殷朝周朝的盛時，畿內的地未有過千里的，這齊有了千里的地，雞鳴狗叫的聲地，吹是狗叫。**解**音 彼此都聽得能以傳達到四邊境，這齊有了多數的人，地不用再去開闢了，人不用

再去聚集了，行仁德的政事而王天下，沒有能擋住的呢。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

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

飲。**解**疏是遠，文王至戰國時七百多年。**解**且王天下的聖王不興起，自文武至今七百餘年，沒有連過這時候

容易照應他飯食渴的容易照應他飲水，所以王天下極容易呢。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郵務局



解置是驛站，郵是傳送。早先孔子說過德就像現在的郵政局。**解**政的流行，快起置郵

傳送命令呢。當今之時，萬乘之國

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

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

倍之。惟此時為然。**解**倒懸是倒着懸挂起來。**解**當今這時候，萬乘的大國行愛民的政事，民人那樣歡喜，他就像給他解開倒懸的苦呢，所以行的事有古人

相去聲

奔音

黜伊

紂反

挽奴

效反
潮音
去聲

的一半功業必然加倍於古

說

這一章是說的當戰國時候那些諸侯王皆是講富的只圖自利講強的擁兵自衛沒有行仁政施德於民的教這百姓們受刀兵凍餓的苦就像倒懸一樣要是

有人出來乘着這時勢行王道以救民真是統一天下協和萬邦易如反掌呢區區的霸諸侯顯名聲還提到話下嗎況說他們霸顯的亦是借着仁義的名目試看管晏而外晉文公不過是一箇老奸巨猾用了點假仁假義公然就治的晉國天下莫強了假的就然能以霸顯真的自然就能以王天下聲名洋溢乎中國呢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

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

我四十不動心

解動心是心有恐懼

公孫丑問孟子說夫子要加了齊國卿相的位得着行生平所學的道雖從此霸諸侯王天下不算出奇了如

像這樣重大的事就恐懼感動了心啊是不動呢孟子說不動的我四十就不動心呢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

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解孟賁是齊國有力量的人告子是告不害

公孫丑說像這樣夫子能擔任大事就強過孟賁遠了孟子說這個

不難告子早起我不動心呢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解字見前公孫丑說不動心有

北宮黝

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

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

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解北宮黝是姓北宮名黝刺客一流的人膚撓肌膚屈了目逃是眼睛轉了性是折了

舍去聲下

扶夫音

好去聲瑞反

褐是毛布寬博是寬大

衣服刺是殺嚴是怕

解

北宮黝的養勇法不能肌膚怕刺屈撓了不能眼睛怕刺轉動了他心裏着一根毫毛受挫折於人就像在撻在市朝上不受辱於穿毛布寬大衣服的人亦不受辱於萬

乘大國的君侯看着殺個萬乘的國君如像殺穿毛布的賤人不怕這些諸侯們要有辱罵的惡聲到了必然還他呢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

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

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解

孟施舍是姓孟名舍能以力戰的人施是發語聲三軍是大國諸侯的軍數五師為一軍

解

孟施舍的養勇法他說過看看得不了勝仗就像得了勝的要算計着敵人弱以後纔進兵思慮着能勝了以後纔交戰這是害怕敵人三軍的我孟施舍豈能打的必定勝了呢能以不恐懼就完了

孟

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

而孟施舍守約也

解

約是緊要緊

孟施舍的氣象似乎曾子的反求自己北宮黝的氣象似乎子夏的篤信聖人這兩個人的勇不知到他誰好雖然是這樣究竟

是孟施舍守得其要呢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

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慊焉自反而縮雖千萬

人吾往矣

解

子襄是曾天子的學生縮是直慊就是害怕

解

早先曾子說子襄道你好勇麼我嘗聽得大勇於孔夫子呢自己問自己要是理不直呢雖然是穿毛布寬大衣服的人

我我不怕他嗎自己問自己要是理直呢雖有千萬的人我要去敵抗他的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

聞與之與平聲夫志音扶

夫音扶

惡平聲

也

解

見前節孟施舍的守氣文不如曾子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

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

其志勿暴其氣

解帥是領兵的大帥持是把守着志是主意

公孫丑說敢問夫子的不動心合告子的不動心

必思慮於這心裡不得明白於心裡的不必求助於那氣上不明白於心裡的不必求助於那氣上還行若要懂不

開的話不用心想想就不可怎麼樣呢這志向就是氣的頭目氣是全身都有的所以志是頂要緊的氣是差一點

的因為這纔說把持住志向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勿暴其

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天蹶者趨者

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解蹶者是跌倒的趨者是跑的

既然說志是頂要緊的氣是差一點的蹶怎麼人說把持住志向不要擾亂的傷了氣是怎麼

着呢孟子說志要是專一了也就引動了這氣氣要是專一了也就引動了這志你看那跌倒的合那快跑的是氣的關係了怎麼反能震動他的心呢

敢問夫子惡乎長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解知言是知到話的是非浩然是盛大流行的意思

敢問夫子有甚麼過人處呢孟

設彼
寄反
復扶
又反

行去
聲

惡平
聲夫
聖之

必然有養氣的這樁事。而不要預先有希望效驗的心。但不要忘记他。也不要求速。妄為助着他。長別像宋人的樣子。宋人有愁着他的苗子不長。就去拔他的。無知無識。無回來說他家裡人道。今天我病了。我助着苗子長來呢。他兒子快着往那裡去看。苗子早就乾了。天下的人不助着苗長的。很少了。拿着養氣為無有益處就舍了的。這乃是像不鋤苗子的。妄有作為助着氣長的。這是像往上拔苗付的。不但無有益處。反又害了他呢。**何謂**

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

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

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是偏淫是放蕩的意思。這是逃了。

解節 怎麼叫作知言呢。孟子說偏到一邊去的話。知到他的心有所遮蔽。不明白正理了。胡說

亂談放蕩的話。知到他的為私欲所陷溺出不來了。乖僻荒謬的邪話。知到他的心離開正道了。奸滑人逃避的話。知到他的心裡於理有所窮盡了。這四種病生到他的心理。發為言論。若為學說。就為害於禮樂典刑的大政。發現到禮樂典刑的大政。就為害於一切事情。雖有聖人再出來。亦必然依着我這話呢。**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

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

既聖矣乎。

宰我子貢冉牛閔子顏淵皆是孔子的學生。德行是有得於心的道理。能以行出來。

解節 宰我子貢善會說話。冉牛閔子嚙實有德行。所以善言這德行。孔子兼有言語德

行。他還說我於言辭上却是不能呢。這樣夫子就已經是聖人了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

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扶夫音

舍上聲

治去聲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

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解惡是驚歎的口。氣倦是懈怠。

解孟子驚歎說這是甚麼話呢。早先子貢問孔子說。夫子是聖人了罷。孔子說。聖吾却

是不能我求學不嫌煩。教人不懈怠。呢。子貢說求學不嫌煩。這是明智。教人不嫌煩。這是仁愛。仁愛且又明智。夫子已經是聖人了。這聖孔子還不敢自居。你這是甚麼話呢。

昔者竊聞之。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

而微。敢問所安。

解子游子張是孔子的學生。竊就是私體。是肢體。

解節。早先竊聽得說子夏子游子張都有聖人的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就有聖人的全體。但是微小

敢問夫子比那一箇心裏安呢。

曰。姑舍是。

解字見節。孟子說暫且舍了。前解。這個不必提呢。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

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

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

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曰。皆古聖人也。

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解字。伯夷是孤竹君的長子。讓國給他弟的。伊尹是成湯的宰相。

解節。

公孫丑說伯夷伊尹。怎麼樣呢。子說他合我不同道的。不是他可事的。君就不事。不是他可使的。民就不使。天下有道治了。就出來作官。天下無道亂了。就退了。不作官。伯夷是這樣呢。那個事奉的不是君。那個使用的不是民。平

扶夫音

聲舍上

聲治去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

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聖是驚歎的口氣。倦是懈怠。

孟子驚歎說這是甚麼話呢。早先子貢問孔子說夫子是聖人了罷。孔子說聖吾却

是不能我求學不嫌煩。教人不懈怠。呢。子貢說求學不嫌煩。這是明智。教人不嫌煩。這是仁愛。仁愛且又明智。夫子已經是聖人了。這聖孔子還不敢自居。你這是甚麼話呢。

昔者竊聞之。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

而微。敢問所安。

子游子張是孔子的學生。竊就是私體。是肢體。

早先竊聽得說子夏子游子張都有聖人的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就有聖人的全體。但是微小

敢問夫子比那一箇心裏安呢。

曰。姑舍是。

字見前。孟子說暫且舍了。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

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

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

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曰。皆古聖人也。

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字伯夷是孤竹君的長子。讓國給他弟的伊尹是成湯的宰相。

解節

公孫丑說伯夷伊尹怎麼樣呢。子說他合我不同道的。不是他可事的君就不事。不是他可使的民就不使。天下有道治了。就出來作官。天下無道亂了。就退了。不作官。伯夷是這樣呢。那個事奉的不是君。那個使用的不是民。子

與平
聲朝
音潮

汙音
汙好
去聲

治時候也出來荒亂時候也出來伊尹是這樣呢可以作官就作官可以止住不作官就止住可以長久作官就長久可以赶快止住不作官就赶快止住孔子是這樣呢

伯夷伊尹於

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是平等的意思

伯夷伊尹同孔子像這樣平等嗎孟子說不是的自從生人以來沒有赶上孔子的呢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

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見前公孫丑說這樣也有同處了麼孟子說有同處得百里

宜量的事殺一個無有罪的人就能得了天下都不肯幹的這就是他的同處呢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

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汙是卑下的意思阿就是偏從那個地處起兩樣

伯夷伊尹呢孟子說宰我子貢有若他三個的聰明很能

殺知到聖人就是他見識卑下也不至偏袒他所親愛的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

堯舜遠矣

堯舜是說孔子的功業垂及萬世堯是陶唐氏的帝舜是有虞氏的帝皆是讓天下的天子強過堯舜遠了子貢曰見

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

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等長比較等次子貢嘗說見了人所用

禮就知到他的政事聽了人所作的樂就知到人的德行所以從百世以後比較先前百世的帝王沒有能逃出我評論的優劣去的我看看自有生民以來的人未有像天子的呢

有若曰豈

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麒麟是獸類的長鳳凰是鳥類的長邱是高上垤垤是蟻窩邊的高土行潦是路上

無源的水拔是特持節

有若說過宣獨人是這樣呢麒麟合這走的獸鳳凰合這飛的鳥泰山合這土垤河海合這路上的水窩都是一類聖人合這衆民也是一類高出於他的同類特起於他這同聚

的人自從有人以至來到如今沒有盛過孔子的呢

說二日萬幾極難的事內憂外患交通皆處之裕如毫不動心怎能有這本領呢因為

知言養氣的工夫怎能知言養氣呢以孔子的中道怎麼說呢這浩然之氣本於乾元乾可統天所以說是至大乾本純陽所以說是至綱乾的元就是這一這一就是河圖洛書的中心點養這氣就是孔子五十學易樂在其中的

道理五十是天地生成的數中是天下的大本所以直養而不作害他不用甚麼作為就可以塞於天地之間呢但人在後天往往失了浩然的本體感受陰陽剝雜之氣擾亂的心君不妄要想返還本來面目必得以義生氣以道

集虛無忘無助的涵養久了自然復還浩然的本體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天下的事事物物沒有不了解其所以然的所以雖當處士橫議時代這些詖辭淫辭邪辭遁辭諸魔說就是鼓吹的天昏地暗人人附和我不但中立不倚

毫不為動並且拿着中道權衡他的病源知到他為害政事的結果說說浩然之氣作用甚大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區區王天下又何用動心呢後人豈可不學孔子

的中道以養浩然之氣呢

○孟子曰以力假人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

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解字力是土地甲兵的
力量假是借看

解節

孟子說拿着土地假借行仁的名目叫作霸霸必先得大國拿作天德推行仁政的時作王王不用等着大國像成湯拿着七十里文王拿作百里呢

以力服人者非心

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

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

也。

七十子是孔子的些好學生能身通六藝的

解字拿着勢力教人服的人家並非心裡佩服是力有不足拿着德行感得人服的是中心歡喜出于至誠的佩服如像七十子那佩服孔子呢詩大雅文王

有聲篇上說自此以西自此以東自此以南自此以北無有人心思着不服的就是這個說法呢

解字這一章是說為國的要實行王道不要拿霸術去哄人行這

的心裡究竟不服不過力有不及不得不這樣人的心裡不服必然要擴張勢力一旦勢均力敵了不但不服你還

奉為神聖的政策呢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

惡濕而居下也。

解字榮是草開的花顯耀的意思濕是潮濕

解字孟子說國君行愛民的仁政就能榮耀行不愛民的

不仁的上頭這就像處惡潮濕反住到窪下地處呢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

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解字貴德是貴重這德閒

新註孟子白話解說

卷三

公孫丑上

七

閑閑音

惡去聲下同

是開
解節如要厭惡受辱沒有赶上貴重德行而尊崇有德的人使這賢德的人在卿相的位有才能的人在各官職上國家要沒有憂慮閒暇無事乘著這時候修明政事合刑罰鄰邦雖有大國必然畏懼我

徹直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

列反

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敢誰侮之

柱綱

解字迨是乘著徹就是取桑土是桑樹根的皮綢繆是纏綿修補牖戶是說的鳥窠上通氣合出入的地處

繆武

解節詩邪風邪鶚篇上說乘著天沒有陰雨取了那桑根皮來纏綿修補好了那窠上通氣合出入的地處今

彪反

時這些下邊的民那個還敢來欺侮我呢孔子贊美這篇詩說作這個詩的他必定知道預先防患禍患的道理能以預防禍患治理他的

般音

國家誰敢侮辱他呢
今國家閒暇及

盤樂

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教音

解字般樂是盤桓著快樂般讀為盤怠教是懈怠驕傲

傲

己求之者
解字見前
解節今國家閒暇乘著這時候盤桓快樂起來縱欲懈怠驕傲偷閒晏安起來這是自己求侮辱的禍呢
禍福無不自

列反

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字永就是長言是思念的意思命



雀巢

是天命孽是災解詩大雅文王篇上說長思念台着天理自己求這多多的福書太甲篇上說天降的禍禍違是躲避

說

這一章是說的國家想要不受鄰國侮辱的禍得各國敬畏榮耀的福非尊尚道德力行仁政不可不然卑道德為迂闊以正人君子為腐敗只落了台這些羣小縱欲偷安殘害百姓弄的政事廢弛刑罰不中一旦外患逼來侮辱百端這不是自作孽不可活嗎解今國勢岌岌不是閒暇的時候願大家急急醒悟勿再晏安懼娛於水深火熱之中呢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

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解俊傑是才德出眾的人

孟子說

人使用有能幹的這才德出眾的人都在位上天下的賢士就都歡喜願立到他的朝廷上呢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

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解廛是市上的宅子古時有專管市上房租地租的官

的解街市上只收宅子的租不再要貨物的稅要是商葉衰敗就只治之以市官

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節

關口上只稽察奸匪不取貨物出

欲出他的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的路上呢解助是助着耕地的只教他幫助着耕種公田不再要私田的

稅天下之農人就皆歡喜願欲耕於他的田野呢

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解夫里之布是游手好閑的人有闖師管着罰他出一

夫百畝的稅因古時納稅用布帛名曰夫布宅子土

斯 不名得 害人的 政

絀內 沐音

有不種桑麻的載師管着罰他出一里二十五家地租的布名叫里布這解市面上是買賣人不耕田不是游手
本是罰懶民以勸農桑的善意戰國時借此取之街市的民氓是流民解好閒宅子存着貨物不種桑麻不
是荒了地基只教他納厘布沒了天布里布的解罰天下的百姓就皆歡喜願意來為客民呢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

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

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解濟就是成天吏解實實在在能行這五條仁政自然鄰國的民仰望他像父母了
解是奉天命的吏解領着他的子弟攻打他父母自從有人以來沒有能成事的像

這樣就能沒有敵於天下沒有敵於天下的是奉天命征解這一章是說的人君實行仁政任賢能薄稅斂自
伐暴亂的大吏呢這樣又不王天下的沒有這等事情呢說然天下的人民皆大歡喜人民歡喜自然就受天

命而王天下呢無奈後世國名事務財用費一些無德無能只會要錢的小人行出種種苛政橫征
暴斂自不必說更於章程上援引附會借端漁利國家所得其財百姓受害無窮能不國亂民貧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解不忍人是不忍人解孟子說人都有得之於天不忍傷人的良心呢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解字見節解前解先前的聖王有不忍傷人的良心就有不忍傷人的仁
心

下就可以運動於手
掌上這樣會多呢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